

社会意识百态观

孟 宪 鹏 主编

著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瑛 毛宏生 宋秀臣
张 敦 孟宪鹏 席景彭

海 洋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封面题字：郑杭生

社会意识百态观

孟宪鹏主编

参加编著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瑛 毛宏生 宋秀臣

张 敏 孟宪鹏 席景彭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市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毫米1/32 印张13.72 字数335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00

ISBN7-5027-0505-8/Z·108

定价7.40元

目 录

《社会意识百态观》序	郑杭生	(1)
导论		(1)
第一章 社会意识的起源和发展		(1)
第一节 蒙昧社会意识		(1)
第二节 野蛮社会意识		(12)
第三节 文明社会意识		(28)
第二章 个体意识结构		(41)
第一节 个体自觉意识		(41)
第二节 个体潜意识		(51)
第三节 个体梦意识		(61)
第四节 个体异常意识		(77)
第三章 个体意识一般特征		(92)
第一节 个体意识的社会文化性		(92)
第二节 个体意识的主观能动性		(98)
第三节 个体意识的流动变化性		(109)
第四节 个体意识的相对稳定性		(116)

第四章 个体意识社会化过程	(128)
第一节 儿童期个体意识的产生和初步社会化	(128)
第二节 青春期个体意识社会化的基本特征	(147)
第三节 成年期个体意识社会化的基本特征	(160)
第四节 关于个体意识诸观点的简介和评价	(174)
第五章 社会心理	(192)
第一节 社会心理概论	(192)
第二节 社会心理结构	(200)
第三节 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品质	(211)
第四节 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	(230)
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253)
第一节 社会意识形态概论	(253)
第二节 社会意识形态系统	(258)
第三节 个体和群体的意识形态	(288)
第四节 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	(301)
第七章 科学知识形式	(312)
第一节 科学知识形式概论	(312)
第二节 科学知识形式系统	(320)
第三节 个体科学知识形式	(339)
第四节 科学知识形式的发展规律	(344)
第八章 社会意识	(353)
第一节 社会意识的系统	(353)

第二节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征.....	(361)
第三节 社会意识的根本作用	(368)
第九章 改革开放中的某些意识心理.....	(371)
第一节 宗教心理.....	(371)
第二节 “吃肉骂娘”心理.....	(377)
第三节 流氓意识.....	(382)
第四节 赌博心理.....	(391)
第五节 忧患意识.....	(395)
第六节 改革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	(412)
第七节 共产主义道德意识.....	(418)
后记	(424)

第一章 社会意识的起源和发展

从动物心理进化到人类社会意识，正如同从古猿进化到人类一样，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大约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意识从产生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代：蒙昧社会意识、野蛮社会意识和文明社会意识。

第一节 蒙昧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大自然一开始并没有形成人类社会，当然也就没有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同人类社会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因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同社会存在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

社会意识的发展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调到多样极其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进程。那么，社会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社会意识的最初阶段是形象思维，有人认为是原始思维，有人认为是理性意识。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最初阶段的意识是蒙昧意识。

什么是蒙昧的社会意识呢？所谓蒙昧的社会意识，是指原始社会初期阶段的各种社会意识的总和，即是原始人的感性认识、初级情感和简单意志等各种社会心理活动的总和。简言之，蒙昧

的社会意识就是原始人在蒙昧时代的社会意识状态。所谓蒙昧时代是原始社会进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社会的原始群和母系氏族时期，它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①

蒙昧的社会意识的起点与人类社会的起点是一致的，大约产生于二三百万年以前。蒙昧的社会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最原始最初级的社会心理活动，刚刚从动物的群体心理中脱胎出来。这种蒙昧社会意识很类似于现代人的婴儿和幼儿前期的心理活动。蒙昧社会意识虽然同动物群体心理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十分明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这种蒙昧社会意识为“畜群意识”。

蒙昧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蒙昧社会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低级阶段的蒙昧社会意识带有较多的本能特点，有明显的动物群体心理的痕迹。这一阶段相当于猿人时代，大约持续了200多万年。中级阶段的蒙昧社会意识的本能性大大减少了，不再具有动物群体心理的痕迹，因为这时的原始人已开始认识火，并且会运用火和保存火。这一阶段相当于晚期猿人时代和早期智人时代，即旧石器的中后期。高级阶段的蒙昧意识已完全脱离了动物群体心理，有较高的感性认识水平，因为这时的蒙昧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复合工具，例如制造和使用弓箭。这一阶段相当于晚期智人时代，属于中石器时期。

总的看来，蒙昧的社会意识内容是极端贫乏的，其形式也是非常简单的。从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上看，大概只有一些原始的社会心理活动，也就是只有感觉、知觉和表象等原始心理活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

没有概念、观念、理论和思想，也不会利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

蒙昧时代的原始人只是感知到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简单的关系，因而形成了各种社会感知，如社会感觉、社会知觉和社会表象等。这是因为，蒙昧时代的原始人刚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可以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他们的劳动非常简单，实践活动极其原始，社会关系也十分简单。从生产力来看，生产工具很原始，没有任何金属工具，工具都是石器制作的，并且很不定型。例如，在已发现的北京猿人的10万件石器中，其中只有3件石器工具的形状、式样是相同的。

由于没有概念、观念等思维形态，蒙昧时代的原始人不能进行抽象思维活动，也不能形成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那么，这时的原始人是靠什么来指导生产活动呢（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他们依靠的是感觉、知觉和表象，利用各种社会认知来指导实践活动。各种社会认知等社会心理活动都是直接的，具体的，感性的，不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等理性形式。

由于蒙昧时代的原始人没有抽象思维活动和思维形态，所以不能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由此也就产生蒙昧社会意识的无预见性和无计划性。这时的蒙昧人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都是边做边看，边看边做，做做看看，看看做做，做和看不能截然分开，绝不能在做之前把事情都想好，规划好，更不能制定出详细和周密的计划。例如，蒙昧人制造生产工具，没有预定的特定的计划性，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对于一块石头，随手打制，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工具，或者是刨挖工具，或者是砍砸工具，或者是刮削工具，顺其自然。虽有活动的目的，但很不明确，很不具体。

由于蒙昧的社会意识只有社会感知等心理活动方式，没有社会意识形式，因而在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动物群体心理的痕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蒙昧社会意识称之为“纯粹畜群的意识”，并进一步说明：“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①原始群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作为这种非常简单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蒙昧社会意识的内容自然也是十分简单的，比动物群体心理内容复杂不了多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关系的一种意识。”^②

由此可见，蒙昧社会意识是一种最原始最初级的社会意识，它的意识结构极其简单，只有极其简单的社会心理现象，根本没有科学知识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从实质上说，蒙昧社会意识是一种范围很狭小的社会群体意识。

蒙昧社会意识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之间有着部分质的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它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首先，蒙昧的社会意识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和恐惧性。蒙昧社会意识看到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例如，春夏秋冬四季的周而复始、昼夜的不断交替、雷鸣闪电、雨雪冰雹、火山地震、洪水泛滥、大火蔓延、生老病死、各种社会灾难，等等，但不能解释，无法说明，更不能防止和控制。在这些神奇具有无比巨大威力的现象面前，蒙昧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于是产生了一种神秘恐惧的社会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5页。

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①。

在蒙昧人看来，作梦这种意识现象同清醒时的感觉、知觉，差不多同样是真实的。虽然一般说来他们能够区分梦和醒觉状态，但还是认为梦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任何自然物和社会物，不论是日常习见的还是非同寻常的，蒙昧社会意识都认为具有某种神秘力量。蒙昧人不顾实在的现实，硬是要在这种神秘力量中去寻找某种原因或根源。

其次，蒙昧社会意识具有一种“事物一活动性”。所谓事物一活动性是指蒙昧社会意识的进行方式绝对离不开各种具体事物和活动，还不具有一种相对独立性。蒙昧社会意识只有在同社会和自然中的各种具体事物直接接触时才能发生，只有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产生。蒙昧社会意识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事物和各种社会活动；如果脱离了社会中的各种对象和活动，那么就没有蒙昧社会意识。蒙昧社会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感觉和社会知觉的心理活动。蒙昧社会意识同社会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社会行动意识。蒙昧人今天看见这个社会对象，做那种社会活动，他就有这个社会对象和那种社会活动的社会意识；明天看不见这个社会对象和不做那种社会活动，那么他就没有这个社会对象和那种社会活动的意识。

第三，蒙昧社会意识是一种没有个性的群体社会意识。所谓没有个性的群体社会意识，是指个体社会意识同群体社会意识浑然不分，尚未有独立的个体社会意识。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5页。

留尔^①指出：“在灵魂和灵还没有人格化的时候，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仍然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着的。它不是与这个集体意识明确分开，而是完全与它相结合，甚至不和它矛盾。”^②

蒙昧社会意识之所以是没有个性的群体社会意识，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处在原始群时代的蒙昧人，由于生产工具极端原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还没有出现社会分工，大家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从事着同样的社会活动，因而也就有着同样的群体心理活动。群体感觉、群体知觉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意识原则，个体没有独立于群体之外的特殊感觉和知觉。在蒙昧社会意识中，个体的社会感觉和社会知觉同群体的社会感觉和社会知觉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蒙昧时代的个体全部精神生活，无疑是有着更强烈更深刻的社会群体化。

蒙昧社会意识的群体性表现在婚姻关系上，就是杂婚和群婚。

第四，蒙昧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微乎其微。由于蒙昧社会意识只有社会认知等心理活动，没有社会观念和社会理论等理性认识形式，所以它不能认识自然的本质及其规律，更不能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因此，蒙昧社会意识不能主动积极地去认识自我和社会，更不能提出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观念。蒙昧社会意识只能被动消极地适应自然和社会，不能在自然界和社会刻下明显的意志的印记。在具有无比巨大威力的自然面前，蒙昧社会意识束手无策，显得毫无能力，只好做自然界的忠实的奴隶，绝对服从自然界，并由此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同现代的文明社会意识能动性相比较，蒙昧社会意识的能动性是微不足

^①列维-布留尔（1857—1910）全名路先·列维-布留尔，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②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32页。

道的。

蒙昧社会意识用何种方式表达并进行交流呢？换言之，蒙昧社会意识使用什么语言形式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向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在蒙昧时代的初级阶段，就已经产生了分节语言，因而蒙昧社会意识是通过分节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有人认为在蒙昧时代不可能出现分节语言，而只可能有非分节语言，因而蒙昧社会意识是通过非分节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

我们认为，在蒙昧时代初期阶段的人类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动物“语言”的痕迹，没有音位，不大可能产生分节语言。分节语言的产生，可能发生在蒙昧社会意识向野蛮社会意识的转化时期，至于非分节语言也是刚刚产生不久。根据蒙昧社会意识的性质及其特点，非分节语言不可能是蒙昧社会意识的主要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那么究竟什么是蒙昧社会意识的主要语言呢？我们认为行动语是蒙昧社会意识的主要表达和交流的语言。这是因为原始群的生产关系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十分简单，人们之间没有复杂的交往，人们也没有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需要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分节语言和非分节语言。蒙昧人虽然已经直立行走，但言语器官还很不完善，分节语言必然要受到限制。最原始的蒙昧社会意识，通过行动语完全可以表达交流，因为行动语言具有直观生动形象等特点。

什么是行动语呢？所谓行动语就是以各种动作、造型、形象和表情作为蒙昧社会意识的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行动语包括面部语、体态语和手势语，其中手势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手势语是指利用手和胳膊做出各种姿势、动作和造型来表示愿望、要求、爱好、请求、威胁、恐吓、友好、敌对、危险和敌情，等等，从而表达和交流社会意识。在原始群时代的蒙昧人的有声语言即非分节语很简单，而手势语却很发达。因为非分节语言很简单，

不能表达和交流各种准确的社会心理活动，而要想进行准确的表达和交流，就只能借助于行动语，特别是手势语。在原始群时代，人手同社会劳动以及社会意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是人脑的延伸，它是人类最灵巧最发达的器官。既然蒙昧社会意识具有事物一活动性这一特点，那么它就同手的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也就必然用手进行社会意识交流。自然，手势语也就成了表达蒙昧意识的主要“语言”。

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手势语的阶段，因而蒙昧意识表达和交流的主要工具不是手势语。他们的主要论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儿童语言发生史看，儿童手的动作的发展，始终是沿着认识器官和劳动器官的方向发展的，而不是沿着语言器官的方向发展的；儿童的发音则是朝着形成语言能力的方向发展的。

第二，从某些动物来看，黑猩猩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表示某些确定的意思，可见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主要联系手段是叫声。人类语言是在其发声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手势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上述观点，我们称之为手势语不存在论。手势语不存在论的根据是不充分的，是一种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

首先，从儿童语言发生史来看，儿童并不是一出生就会说话的，即会说有声语言的。在儿童学会说有声语言之前，总是有一段时间用手势、身势和表情来表达其各种心理活动的。婴儿在一岁左右开始学习有声语言。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婴儿的这种有声语言并不是在婴儿群体之间学会的，而是家庭积极进行语言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家庭群体进行有声语言的教育，那么他们还不得不继续使用手势语。那些在婴儿时期离开人类社会而形成的狼孩、熊孩、猴孩，因为没有受到人类有声语言的教育，所以没有

人类语言，仍继续使用手势语和非分节语。婴儿使用手势语的时间虽然很短，一般说来是一年左右，但这短暂的一年时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短暂的一年手势语，恰恰是蒙昧人类使用手势语的缩影，是近300万年手势语历史的缩影。儿童之所以仅经过一年多的手势语就可以学习有声语言，是因为儿童具备了有声语言的声道系统，而这正是人类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而遗传下来的。用现代的儿童经过遗传而获得的高度完善的声音系统和听觉系统去说明蒙昧时代不存在手势语，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次，黑猩猩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主要联系手段是不是通过叫声，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叫声是主要联系手段，也不能证明手势语不存在论。现代的黑猩猩，同人类一样，也是千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即使现代黑猩猩的主要联系手段是叫声，也不能否认千百万年以前的黑猩猩曾有过手势语是主要联系的手段。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人类不能训练黑猩猩学会有声语言，却能够训练黑猩猩学会手势语。这说明黑猩猩更易接受手势语，说明在它们的历史上曾有过手势语的阶段。

第三，关于声道系统的研究证明，远古人类不能产生有声语言。据美国学者G·B·科拉塔、菲利普·利伯曼和埃德蒙·克里林对尼安德特人化石、黑猩猩、现代婴儿和成人的头骨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尼安德特人、黑猩猩和现代婴儿不能清晰地发出一定的声音，特别是不能发出[a]、[i]、[u]等元音。这是因为它们的声道结构不完善，它们的喉部直接突入口腔，声道是单道共鸣系统，不能讲有声语言，而能讲有声语言的一定是双道共鸣系统。^①

第四，人脑生理学研究表明，在个体胚胎中，支配手活动的

^①G·B·科拉塔等：‘尼人有语言吗？’，载《自然科学哲学摘要》，1976年人类学专辑。

大脑中枢发育较早，而语言中枢的发育则较晚，大约在个体出生一年后才形成。这种脑神经生理发展过程的顺序证明，手的活动先于有声语言的活动而发展起来。既然如此，那么在有声语言未发展之前，人类的社会意识是通过什么表达和交流呢？当然只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手势语。

第五，蒙昧社会意识是先于有声语言而产生的。从种族系统发生看，有声语言不可能产生在原始人群分散狩猎、人群之间没有接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一个独立的原始人群之中，有声语言是不大可能产生的。这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蒙昧社会意识不是通过有声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从个体系统发育史看，是先用手势语来表达和交流社会心理的，而后才用有声语言来表达和交流社会意识的。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在人类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曾经有过以手势语为主的阶段。列维-布留尔说：“在最不发达的民族方面，我们仍然拥有关于这种语言（即手势语——引者）的存在的确凿证明。斯宾塞和纪林在澳大利亚见到过这种语言。‘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她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愿意使用这种语言。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伙妇女聚集在帐篷里，她们中间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同时，她们却借助手指，或者更正确地说，借着胳膊和手彼此间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谈话：连续地让手或手肘呈各种姿势就作出了许多符号。因此，她们谈得很快，要模仿她们的手势是非常困难的。’‘在东北部各部族那里，死者的遗孀、母亲和岳母必须在整个服丧期内沉默不语，有时，妇女们甚至过了这个时期也仍旧不说话……’在澳大利亚南部，‘谁死了以后……老太太们

可以二三个月不说话，而用手势来表示自己想要说的事情，这是一种特殊的聋哑人的语言，男人们也和妇女一样掌握得很纯熟。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的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迪埃利族（Dieyerie）‘除了有声语言外，还有丰富的手势语言。一切动物，一切土人，男人和女人，天、地、行走、骑乘、跳跃、飞翔、游泳、食、饮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事物和动作，都有自己专门的手势符号来表示，所以这些土人不发一言就能交谈。’^①此外，列维-布留尔还指出在托列斯海峡、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都曾经通用过手势语。

这里必须指出，列维-布留尔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属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也即是野蛮时期的材料。不过，既然在野蛮时期使用有声语言的同时又有如此发达的手势语，而且他们使用手势语又多半是由于习惯，那就有力地证明了在蒙昧时期曾经盛行过手势语，并且是蒙昧社会意识的主要表达和交际的手段。

行动语除了手势语外，还有体态语和表情语。所谓体态语就是用身体的各种动作和姿势模仿各种对象来表达意识。蒙昧人的各种舞蹈动作与其说是一种原始艺术，不如说是一种体态语。所谓表情语就是通过面部的各种表情和神态来表达意识活动。当然，同手势语相比，体态语和表情语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此外，非分节的有声语言也是一种辅助手段。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又由于人体声道系统的不断完善，逐渐地产生

^①《原始思维》第151—152页。

了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和行动语言同时并存，各有各的作用。白昼更多地使用行动语，夜间则更多地使用有声语言。有声语言一开始只是行动语的补充，后来由于有声语言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逐渐地取代了行动语而成为主导的语言。有声语言的出现和发展，为蒙昧社会意识进化为野蛮意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蒙昧社会意识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意识，结构极其简单，只有社会认知和表象等社会心理活动。蒙昧社会意识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和恐惧性，几乎没有相对独立的能动性。它同具体事物一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以行动语为主要表达和交流方式。蒙昧社会意识同动物群体心理虽有区别，但这种区别是很不显著的，在蒙昧社会意识中还带有浓厚的动物心理。在蒙昧社会意识的末期，逐渐地产生了原始逻辑思维，从而同动物心理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第二节 野蛮社会意识

蒙昧社会意识经过近二三百万年的缓慢发展，逐步进化为野蛮社会意识。

野蛮社会意识是原始人类对父亲氏族的社会存在反映的总和，换言之，就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时期的社会意识状态的总和。所谓野蛮时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第二个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初期，也就是晚期智人时代的末期。野蛮时期开始于陶器的制作，终止于文字的出现。恩格斯称野蛮时期是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